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二百二十一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馮士新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二百二十一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賓禮二

天子受諸侯朝

周禮春官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

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自相朝聘皆皮弁服

蕙田案注見吉禮

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

蕙田案注見吉禮

楊氏復曰上公衮冕繅九斿前後九旒旒九玉繅三采朱白蒼侯伯鷩冕繅七就前後七旒旒七玉繅三采子男毳冕繅五就前後各五旒旒五玉繅三采

秋官大行人上公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子男冕服五章注冕服者著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也

禮記玉藻諸侯裨冕以朝注朝天子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

陳氏禮書古者諸侯將適於王則裨冕而出眡朝至湯沐之邑則齋戒以入見而王駕齋馬乘齋車以其

等為送逆之節其致敬朝事如此則倲氏裨冕王衮冕奚間於朝與廟哉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倲北面而見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倲西面曰朝鄭氏謂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夏宗依春冬遇依夏又以覲禮王服衮冕司服王眂朝皮弁服則謂受朝於廟則冕服受朝於朝則皮弁然皮弁服王日眂朝之禮非受諸倲朝覲之服也行人之職統言朝覲之禮上公

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子男冕服五章而繼之以廟中將幣則未將幣之前受朝於朝未聞不以冕服也又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維王之太常者從王之服而春朝秋覲皆然孰謂王之在朝與廟其服異耶或曰冕服祭服也施之於廟則可於朝廷則不可是不然大車詩言周大夫聽男女之訟則服毳衣禮諸侯親迎則元冕王養老則冕而總干耕藉則冕而秉耒是祭服有不施於廟也又司

服王饗射則鷩冕射人三公北面執璧孤東面執皮帛卿西面執羔大夫西面執鴈諸侯在朝亦北面鄭氏謂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射人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然則與諸侯之賓射固在朝矣王鷩冕三公執璧則毳冕而諸侯亦冕服可知康王既尸天子諸侯入應門奉圭以進既事王乃釋冕此在朝冕服之事也漢制百官賀正月天子服通天冠張衡東京賦曰通天冠佩玉璽韋彤曰通天冠

朝會之正服猶古之皮弁也自晉以來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皁表朱緑裏加於通天冠上衣畫而裳繡為日月星辰十二章自此元日受朝始用祭服梁及隋唐因之蓋古者受朝未嘗不以祭服漢失其制至晉以來諸儒考正乃復舊典本朝之制亦然近者元會用漢儀服通天冠絳紗袍恐非古也

蕙田案覲禮天子衮冕負斧依則天子受諸

侯朝亦衮冕其服則元衣纁裳素帶朱裏終辟佩白玉元組綬朱韍赤舄諸侯之冕服元衣纁裳素帶終辟佩山元玉朱組綬朱韍赤舄在朝在廟皆然疏家謂在朝服皮弁服者非也當從陳祥道説

右朝覲服冕

周禮春官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注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鍚有鉤亦以金為之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

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疏言此者見二王後上公雖是異姓庶姓乘金路今同姓王子母弟以衣服與上公同明乘金路亦同矣

象路朱樊纓七就異姓以封

注象路以象飾諸末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成異姓王甥舅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以封四衛

注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為勒條讀為條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耳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矣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

木路前樊鵠纓以封蕃國

注木路不輓以革漆之而已前讀如緇翦之翦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為樊鵠色飾韋為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

司常交龍為旂諸侯建旂注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

秋官大行人上公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侯伯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子男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注常旌旗也斿其屬幓垂者也樊纓馬飾也以罽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為一就就成也貳副也　疏建常九斿者對文日月為常交龍為旂而云常者常總稱故號旂為常也樊馬腹帶纓馬鞅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貳車九乘者案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鄭云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此等不入王門舍于館乘墨車龍旂以朝彼據覲禮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諸侯不得申偏駕令此春夏受贄在朝無迎法亦應偏駕不來令行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並申上服明乘金路

之等若不申上車何得有樊纓九就之等以此知皆乘所得之車也

蒽田桑覲禮侯氏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墨車大夫所乘侯氏乘乘之屈也此云樊纓九就七就五就則乘金路象路革路可知與覲禮不同者彼是秋冬受覲禮於廟禮主於嚴肅故侯氏降乘墨車此是春夏受享於廟禮主於交接故天子乘車出迎而侯氏得乘金路象路革路之等若春夏受贄於朝亦當乘

墨車初見以臣禮接之再見以賓禮待之也

其載龍旂九斿七斿五斿之等則朝宗覲遇

並同

右車旂

春官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

肆師大賓客涖筵几築鬻注築香艸煮以為鬯此王所以禮賓客

書顧命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蘇氏軾曰篾席桃竹枝席也黼黑白也純緣也華玉色玉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

右几筵

周禮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注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云圭璋特義亦通于此其于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于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

陳氏禮書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

錦琥以繡璜以黼何也昔太王之於狄人事之以皮幣繼之以犬馬終之以珠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則合圭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陰功也繡則五色之全黼則白黑而已是繡備於黼也則合琥以繡合璜以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饗贈送者以束錦聘禮享君夫人以束帛覿以束錦上大夫與下大夫致賓介饔餼皆以束帛賓介儐之以束錦食禮君侑幣以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是帛質於錦

也則合璧以帛合琮以錦宜矣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也璧天象也天事質故以帛琮地象也地事文故以錦琥西方也萬寳之成莫備於此故以繡璜北方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以黼此六幣所以合之之意也皮馬不上堂故以圭璋特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者歟

考工記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注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　疏案小行人二王後享天子及后用圭璋則此璧琮九寸據上公引聘禮者欲見經云享天子用璧

享后用琮此據上公九命若侯伯當七寸子男當五寸

陳氏禮書玉有朝覲之玉有頫聘之玉有獻享之玉禮於朝覲之玉言其所瑑桓躬信穀蒲是也頫聘之玉言瑑而已瑑圭璋璧琮以頫聘是也若夫享獻之玉諸侯以享天子則不瑑玉人謂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諸侯以享夫人則瑑玉人謂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是也覲禮侯氏覲天子三享皆束帛加璧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郊特牲曰束帛加璧

往德也夫諸侯相朝而享夫人以琮聘卿亦享夫人
以琮則諸侯享后亦必以琮諸侯享王以璧聘卿享
君亦以璧則諸侯相享亦以璧玉人言璧琮以享天
子則后舉矣言瑑琮享夫人則璧舉矣鄭氏曰五等
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
實以馬若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
用圭璋而特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
則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

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考之聘禮享君以璧而有庭實與馬特行人合六幣言圭以馬璋以皮而圭璋在璧琮之上則圭璋為二王後之禮可知公瑞桓圭九寸諸侯享王亦璧琮九寸諸侯即公也則璧琮各如其瑞可知公侯伯之瑞以圭而享以璧琮下其瑞也子男之瑞以璧而享諸侯亦璧非下其瑞也則享用琥璜可知公享夫人瑑琮八寸使卿大夫頫聘亦瑑圭璋璧琮八寸降其瑞一等則諸

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卿大夫頫聘亦如之可知玉人言諸侯以享而不言公言瑑圭璋璧琮而不及公鄭氏知其爲公何也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公之繅斿也聘禮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公之圭繅也禮之所言舉尊以明卑多矣奚獨玉人然哉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則圭璋璧琮之類惟其所寶者而已此又先王權於禮者也楚薳啓疆曰朝聘有圭享頫有璋蓋朝聘之禮嚴於

享特聘之禮重於殷頫故圭璋所用如此然諸侯之臣聘后夫人以璋二王之後享王以圭則啓疆之言亦有其大率者也夫圭璋象陰陽之用璧琮象天地之體故天子公侯伯之瑞以圭子男璧聘卿聘以圭享以璧琮又圭璋特達璧琮有幣則圭璋貴於璧琮矣至於禮神各以所象求之此璧琮又重於圭璋

禮記郊特牲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

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注旅陳也鐘金也獻金為作器鐘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間示和也

此一節明朝聘貨賄庭實之物

右玉幣

周禮秋官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以詔者以禮詔王

春官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注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為上擯

王命諸侯則儐注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

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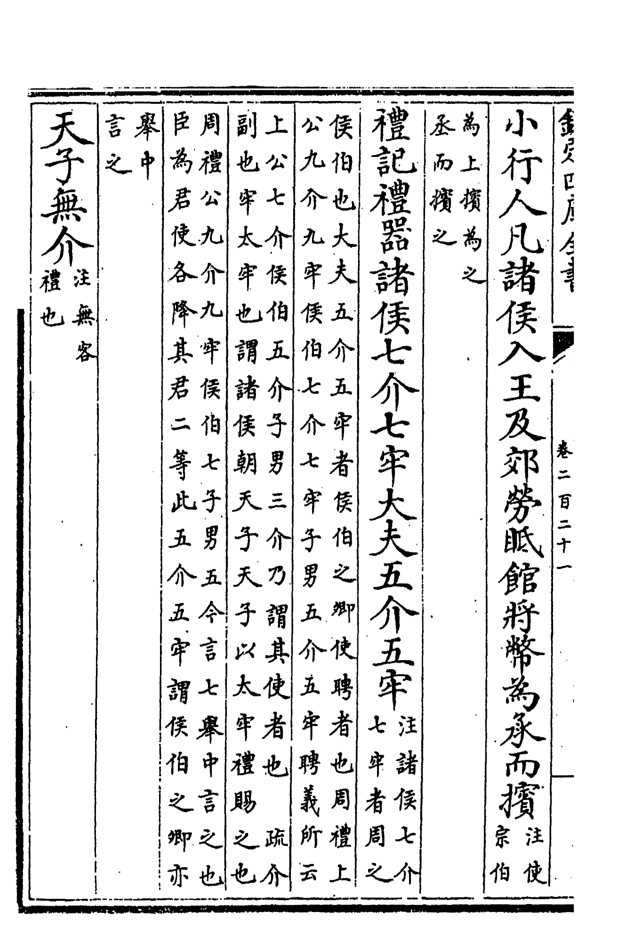
肆師大朝覲佐儐注為承儐　疏大朝覲謂大會同朝覲時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為承擯

秋官大行人上公介九人擯者五人侯伯介七人擯者四人子男介五人擯者三人注介輔己行禮者也　疏王與諸侯行禮與諸侯待諸侯同案司儀云諸公相為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元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是也必知天子待諸侯敵禮者案下文大國之孤繼小國之君不交擯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則天子與諸侯交擯交擯是敵禮也

儀禮聘禮鄭注天子諸侯朝覲命介紹傳命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卿受之反面傳而上

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　疏此論天子諸侯交擯法云紹者亦謂使介相紹繼以傳命即擯介相傳賓主之命也此交擯謂在大門外初未迎賓時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則秋冬受贄受享皆無迎法無迎法則無此交擯之義若春秋受贄于朝無迎法受享于廟則迎之若然覲禮無迎法此云朝覲者覲雖無迎法饗食則有迎法故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迎之節故連覲也云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者雖言各鄉本受命非一時之事先上擯入受命出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此是上擯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末介向末擯邊受命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及其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也云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者此乃發賓傳向主君一如前發主君傳而向下故云亦如之如此

三廻為交擯三辭也



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及郊勞眂館將幣為承而擯注使宗伯為上擯為之丞而擯之

禮記禮器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注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聘義所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疏介副也牢太牢也謂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太牢禮賜之也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言之也臣為君使各降其君二等此五介五牢謂侯伯之卿亦舉中言之

天子無介注無客禮也

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慼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慼注已猶甚也慼慼愿貌大愿則辭不見情無由至也疏陳七介以相見申賓主之情也言七介者舉中言之司儀賓至大門外陳擯介交擯三辭畢君迎賓拜辱至大門三讓三讓入大門主君每門讓賓一辭是三辭三讓而情意交至也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注皆為温藉重禮有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也詔或為紹

蕙田案賓禮陳擯介之儀有二一為交擯擯介相傳辭往復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更迭而徧其儀繁天子見諸侯諸侯自相朝則行之

一為旅擯但陳儐介而不傳辭其儀略卿大
夫聘問則行之天子受諸侯朝覲大宗伯為
上擯小行人為承擯嗇夫為末擯大宗伯卿
也小行人大夫也嗇夫士也上公擯五人一
卿一大夫三士侯伯四人一卿一大夫二士
子男三人一卿一大夫一士此見於經與注
疏者也其諸侯所陳之介亦當以卿大夫士
充之而經無明文以聘禮侯伯相聘上介一

人士介四人推之然則上公九介一卿一大夫七士侯伯七介一卿一大夫五士子男五介一卿一大夫三士與

右擯介

禮記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皆擯者辭也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于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覲禮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謂為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春秋

傳曰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於內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注擯者辭也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注稱之以父與舅親之之辭也外自其私土之外天子畿內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注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牧也周禮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注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二王之後不為牧　疏案晉文公為二伯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曰叔父不稱伯者以

州牧之禮命之也昭九年云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云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晉稱伯父者以晉為州牧又為二伯若以州牧為禮稱之則曰叔父若以二伯之禮稱之則曰伯父故晉或稱伯或稱叔也周公分陝為二伯詩稱王曰叔父者成王以本親命之晉文侯仇為伯尚書直云父義和不云伯者親親之也又二伯稱天子之老自敵以下曰寡人僖四年齊桓公對屈完稱不穀者謙也凡常諸侯皆稱寡人莊十一年宋災魯往弔之宋閔公稱孤者傳云列國有凶稱孤禮也以有凶災故降名稱孤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諸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

於內自稱曰不穀注與民言之謙稱穀善也於外自稱曰王老注威

遠國也外亦其戎狄之中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注謂戎狄子男君也男者於外亦曰男舉尊言之　疏凡二伯自稱及介傳命曰天子之力臣故玉藻云伯者天子之力臣是也若擯者傳命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故此云擯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是也於諸侯及朝廷則曰天子之老則此文及昭十三年劉獻公對叔向云天子之老是也九州之長及介傳命則曰某土之守臣某知者玉藻文若其擯者傳命於天子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知者約此文天子之老及下文云某侯某其餘諸侯介傳命云某土之守臣某知者亦約玉藻文也擯者傳命云某侯某知者約下文也凡九州之外大國之子介傳命某屏之守臣某故玉藻又云其在邊邑曰某屏之守臣某是也擯者告天子稱某子某與中國諸侯同庶方小侯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知者玉藻云小國之君曰孤是也擯者告天子亦

應云某孤某知者約尋常諸侯稱某侯某但稱孤為異耳其二伯以下對天子皆稱名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注謂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為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奉圭請覲

玉藻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注謙自别於人而已伯曰天子之力臣注伯上公九命分陝者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守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注邊邑謂九州之外大國之君自稱曰寡人擯者曰寡君

蕙田案覲禮以大國稱伯父伯舅小國稱叔

父叔舅據尋常五等諸侯而言曲禮則專舉二伯九牧而言故不盡同

右天子諸侯稱謂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注皆奠幣以告之互文也冕而出視朝注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為將廟受也裨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注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注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勑之以其職道而出注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也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注既告不敢久

留也

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注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 疏諸侯視朝當用元冠緇衣素裳令服裨冕者案覲禮侯氏裨冕天子受之於廟令諸侯往朝天子為天子將欲於廟中受己之禮故諸侯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上文云告於祖奠於禰此又命祝史告於宗廟山川知再告也言徧告宗廟則五廟皆告也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既命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皇氏熊氏以為諸侯禮不當用牲故牲當為制其天子則當用牲校人云王所過山川則飾黃駒是也知諸侯不用牲者約下文云幣帛皮圭以告故知不用牲也或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其卿大夫惟入祭而已故聘禮既聘而反祭用牲也

陳氏祥道曰告有特用幣有兼牲幣非一端也大祝大師宜於社造於祖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

川用事焉反行釋奠鄭氏引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及釋曾子問則改牲幣為制幣是自惑也禮凡告朔告至必用牲也孰謂天子諸侯之告不皆用牲耶

右諸侯朝覲告祭

曾子問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

右在途

周禮地官司門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注造猶至也告告於王而止客以俟逆

司關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為之告注謂朝聘者也敂關猶謁關人也鄭

司農說以國語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

秋官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注鄭司農云入王朝於王也

蕙田案此逆勞于畿在郊勞之前

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注送逆謂始來及去也入國入野自以時事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注等九儀之差數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百官脩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積注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訝士也既戒乃出逆

賔令令野廬氏致積以王命致於賔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賔客以路節達諸四方注路節旌節也四方圻上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注令令野廬氏鄭司農云四方之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徇環守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注鄭司農云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元謂環人送逆之則賔客出入不見幾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注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去王城五百里曰畿若有賔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注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相翔猶昌翔覬伺者也鄭司農云聚欜之聚擊欜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

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

右至郊

地官大司徒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注令令遺人使為之也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疏云大賓客者據諸侯來朝大司徒令遺人於野路之上修治道塗及委積芻薪米禾之等以待賓客

遂人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注委積於廬宿市

遂師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注巡其道修行治道路也故書庀為比鄭司農云讀為庀庀具也

遺人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䟽里居也郊民所居即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凡賓客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廬若今野候徙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觀望者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委人以稍聚待賓客注聚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牛人共其牢禮積膳之牛注牢禮飧饔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主國五積者也膳所以間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太牢

夏官羊人共其灋羊注灋羊飱饔積膳之羊

秋官大行人上公出入五積侯伯出入四積子男出入三積注鄭司農云出入五積謂餼之芻米也元謂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　疏出入五積者謂在路供賓來去皆五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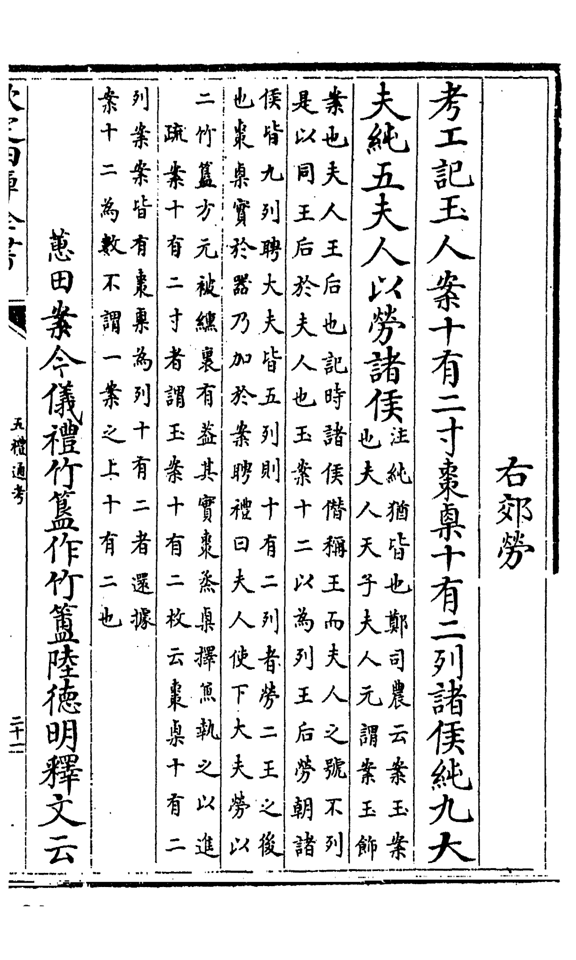
右委積

大行人上公之禮三問三勞侯伯再問再勞子男壹問壹勞注問問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　疏三問者案司儀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注問閼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天子於諸侯之禮亦當使卿大夫問之亦有禮以致之所行三

處亦當與三勞同處也三勞者案小行人逆勞于畿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其遠郊勞無文但近郊與畿大小行人勞則遠郊勞亦應使大行人也

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及郊勞眂館將幣為承而擯注王使勞賓於郊致館於賓至將幣使宗伯為上擯皆為之丞而擯之　疏使宗伯為上擯者惟謂將幣時于郊勞及眂館二者不使大宗伯為上擯以其使者或大行人官卑何得使大宗伯為擯也當别遣餘官為上擯小行人為承擯

蕙田案賈疏駁注說甚當　又案郊勞儀節詳見儀禮覲禮篇



右郊勞

考工記玉人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注純猶皆也鄭司農云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人元謂案玉飾案也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列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玉案十二以為列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棗㮚實於器乃加於案聘禮曰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元被纁裏有蓋其實棗烝㮚擇兼執之以進疏案十有二寸者謂玉案十有二枚云棗㮚十有二列案案皆有棗㮚為列十有二者還據案十二為數不謂一案之上十有二也

蕙田案今儀禮竹簋作竹簠陸德明釋文云

或作簋

陳氏禮書玉人所言皆玉器非玉飾之器則所謂案者非玉飾者也酒正漿人有后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則是賓客之禮王夫人預焉非必記時諸侯夫人與王后同號也

戴氏震曰案者棜禁之屬儀禮注曰棜之制上有四周下無足禮器注曰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此亦案承棗㮚上宜有四周漢制小方案局足此亦宜有足

右后勞

秋官掌訝賓客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注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於客通其所求索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

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訝士賓客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注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右在館

秋官大行人上公之禮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侯伯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注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之處也

王始立大門内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為之節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疚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與鄭司農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拄地者　疏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者上公去門九十步王未迎之時在大門内與賓相去之數也立當車軹者軹謂轂末車轅北向在西邊亦去大門九十步公於車東東西相望當轂末

王氏昭禹曰車衡謂在輈下軏兩服者

王氏應電曰朝位步數以至門為度迎送以遠為敬也立則以進前為敬故上公立當軹侯伯當疾子男當衡也

侯論語邢昺疏亦作前侯前侯即車轅下曲處鄭司農所云車轅前胡下拄地者是也侯之與胡古字相通今本作疾者字相近而訛耳

陳氏禮書齊僕朝覲宗遇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迎之節蓋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其送迎之禮雖同然朝宗于朝以春夏者萬物交際之時故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以象生氣之文而王於堂下見之所以通上下之志也覲遇于廟以秋冬者萬物分辨之時故諸侯一于北面以象殺氣之質而王於堂上見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夷王當覲而下堂故記者譏之賈公彥孔穎達之徒於是謂秋覲無送迎之禮

其言與齊僕不合非所信也

欽定義疏朝位賔客之間先儒講説不一崔氏謂迎入應門而朝於路門外之朝則朝禮乃君臣之正不應以賔主之法迎之故熊氏賈氏皆不從據齊僕職皆乘金路則當迎之以至廟而非入朝者矣鄭賈以朝禮無迎法而三享則殺故謂行朝禮於朝正南面之尊既訖然後講賔主之禮迎入廟而行享如此則無下堂見諸侯之嫌而又與曲禮當宁之文對峙而不

相悖齊僕職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此謂朝覲宗遇之饗食也陳氏刪脫二字遂生謬解

右送逆之節

秋官大行人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侯伯廟中將幣三享子男廟中將幣三享注廟受命祖之廟也鄭司農云三享三獻也元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事義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

掌訝將幣為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注道

之以如朝鄭司農云詔其位告客以其位處也入復入則掌訝出復其故位也客退復入迎為之前驅至於館也元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退亦如之如其為前驅

春官小宗伯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注謂所齎來貢獻之財物

夏官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注鄭司農云謂賓客來朝聘布皮帛者服不氏主舉藏之元謂抗者若聘禮曰有司二人舉皮以東

校人受其幣馬注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

右將幣

天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

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注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賓貢皮帛之屬器貢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材貢木材也貨貢珠貝自然之物服貢祭服斿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所貴為摯肅慎氏貢楛矢之屬是也元謂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貢玉馬皮帛也材貢櫄幹栝栢篠蕩也貨貢金玉龜貝也服貢絺紵也斿讀如圁游之游斿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橘柚　疏此貢諸侯邦國歲之常貢小行人云春入貢是也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彼謂因朝而貢與此别

夏官職方氏凡邦國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注國之地物所有

秋官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男服其貢

器物采服其貢服物衛服其貢材物要服其貢貨物蕃國各以其所貴寳為摯注祀物者犧牲之屬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為物也爾雅曰嬪婦也元謂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元纁絺纊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　疏此因朝而貢與大宰九貢及下小行人春入貢者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

唐氏曰楚於周非侯服而包茅不入齊得以責之則祀貢不止於侯服行人之文葢以互見耳

小行人掌邦國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注貢六服所貢也

蔡氏德晉曰諸侯貢獻皆遣使致之是為歲事管仲云若節春秋來承王命是也貢與功王皆親受者重

其事也

書禹貢兖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厥篚檿絲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揚州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荆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栢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

篚纖纊錫貢磬錯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

胡氏渭曰冀州天子所自治無貢名

陳氏禮書采邑有賦而無貢邦國有貢而無賦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有家削邦縣邦都之賦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有祀嬪器幣財貨服斿物之貢其制地貢在大司徒其拖邦國之貢在大司馬其物則職方氏揚州之金錫荆州之丹銀青州蒲魚雍州玉石之

類是也其用則太府以家削之賦待匪頒邦縣之賦待幣帛邦都之賦待祭祀邦國之貢待弔用是也然邦國有歲之常貢有因朝而貢歲之常貢則春入貢是也因朝而貢則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類是也二者之禮雖殊其玉帛庭實之設蓋亦相類考之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儐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拜升成拜乃出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

庭西上奠幣再拜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禮記言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示和也然後繼之以丹漆絲纊又聘禮夕幣之儀馬則北面奠幣於其前及見主君賓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内賓致命張皮凡庭實左先皮馬相間可知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由此推之侯氏奉玉帛以升庭實旅百先龜次金次丹漆絲纊馬在其南若皮則居

馬之位而王特撫玉而已以示致方物者臣之職而不有其物者王之道也禹貢八州有貢惟冀州無貢以畿内王之所專特歛其賦而已非所謂貢也王制曰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鄭氏謂甸者服治田出穀税采者九州之地采其美物以當穀税是也周禮太宰序九貢之物先祀貢嬪貢而繼之以器幣材貨服斿物之貢行人序九服之貢亦先祀物嬪物而繼之以器服材貨之物者侯服貢祀物上先

而下後也甸服貢嬪物内先而外後也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以器服作治之功多而責近以詳也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以材貨作治之功少而責遠以略也材貨邦用所通服則王身所獨太宰退服在材貨之後此又著其先所養而後其所自養也幣斿物六服所共貢者也以幣繼嬪器之後以斿物繼貢物之後事之序也行人無幣斿物貢者以其所共貢者不可六服言之也賈公彦曰太宰言歲之常貢故

有幣行人因朝而貢三享之中已有幣矣故不及幣此說非也鄭康成於太宰以器貢爲銀鐵石磬丹漆而與鄭注異於行人以器貢爲尊彝之屬而與鄭注同於太宰以材貢爲杶幹栝柏篠蕩於行人以材貢爲八材是自惑也

蔡氏德晉曰諸侯歲有朝貢當朝之歲則諸侯親自貢之大行人所言是也非當朝之歲則遣大夫入貢之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是也當朝而親貢之則不復遣大夫入貢一歲中不當有兩貢也若九州外之蕃國則無每歲常貢耳

右貢物

易晉彖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朱子本義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

禮記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復龍袞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

樂記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

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注贈諸侯謂來朝將去報之以禮　疏大輅謂金輅也據上公及同姓侯伯龍旂九旒亦上公也寶龜之中以青黑為之緣天子既與大輅龍旂及寶龜占兆又隨從以牛羊非一故稱羣將此以與諸侯故云所以贈諸侯也

周禮春官典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注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國家國之所居謂城

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宫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宫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宫方五百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

小宗伯掌衣服車旗宫室之賞賜注王以賞賜有功者

右錫予

秋官大行人上公禮九牢侯伯禮七牢子男禮五牢注禮大禮饔餼也三牲備為一牢謂饔餼大禮朝享後乃陳於館

蕙田案覲禮不載致饔餼之文今以掌客所載諸侯相朝之禮推之則上公九牢者飪一

牢腥四牢牽四牢也侯伯七牢者飪一牢腥
三牢牽三牢也子男五牢者飪一牢腥二牢
牽二牢也其鼎簋簠豆鉶壺醯醢米禾芻薪
之數亦當準此聘禮諸侯於聘賓使卿歸饔
餼則天子於諸侯亦當使卿可知諸侯受饔
餼之儀節亦當與聘禮相類

右致饔餼

大行人上公之禮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

侯伯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子男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注饗設盛禮以飲食也鄭司農云祼讀為灌再灌再飲公也而酢報飲王也舉舉樂也元謂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鬱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祼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祼后又拜送爵是謂再祼再祼賓乃酢王也禮侯伯一祼而酢者祼賓賓酢王而已后不祼也禮子男一祼不酢者祼賓而已不酢王也不酢之禮聘禮之賓是與九舉舉牲體九飯也

蕙田案饗食當屬嘉禮別為一門此特志其降殺之等

右饗食之等

禮記王制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　疏天子元士視附庸以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是許慎不從公羊之說鄭無駁當從許說

春秋隱公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左氏傳鄭伯請

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注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别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廵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别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

桓公二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傳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公羊傳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

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曷為謂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注諸侯來朝當有所住止故賜邑于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專以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之若暫假借

穀梁傳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祊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注泰山非鄭境内從天王巡狩受命而祭也

史記周本紀鄭怨桓王與魯易許田天子之用事泰山

田也

春秋定四年左氏傳祝鮀曰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注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注為湯沐邑王東巡狩以助祭泰山

陳氏禮書古者諸侯於王畿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王制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縣内視元士則凡非方伯其邑不得視元士也不然諸侯湯沐之邑多矣盡王畿其足以容之乎許田魯侯

湯沐之邑也祊鄭伯從祭泰山湯沐之邑也邑非諸

侯之所得專魯鄭專而易之此春秋所以譏也昔祝

鮀盛稱魯衛晉國之封而衛有湯沐之邑則湯沐之

邑豈諸侯之所均也漢諸侯皆有邸於京師武帝令

諸侯各治邸泰山下蓋先王之遺制也先王之時湯

沐邑皆有所賦漢初民無蓋藏高祖於是省禁輕租

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

子之經費

蒐田桒王畿有朝宿之邑泰山下有湯沐之邑此對文言也其實朝宿之邑皆得稱湯沐王制方伯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是也

右朝宿之邑湯沐邑附

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

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右朝變禮

禮記郊特牲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注正君臣也 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注夷王周康王之元孫之子也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

右朝覲失禮

禮記曲禮既葬見天子曰類見注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 疏此諸侯世子父死葬畢而見於天子禮也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

子咸巡狩至竟故得見天子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狩亦不見也

右類見

周禮秋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注謂蕃國之臣來頫聘者　疏蕃國之君世壹見無聘使法有國事來小行人受其幣聽其辭以中國頫聘況之耳其實無頫聘也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注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為賓者從來至去皆為擯而相佑其禮儀　疏夷狄無玉帛來向中國而云幣帛者謂王有賜與之禮也

郎氏兆玉曰其拜跪坐起不同於中國則教之以中國之儀而協其禮其言語聲音不同於中國則譯外國之音而傳其語

右蕃國入賓

大戴禮朝事篇古者聖王明義以别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别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

賤有别尊畀有序上下有差也命上公九卿為伯其
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諸侯諸伯七
命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
命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
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
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
省於天子攝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省則以皮帛
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其卿二命

其大夫再命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如其命之數大行人以九儀別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域國之禮而行其賓主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

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帛皮以繼小國之君諸侯之卿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天子之所以明章著此義者以朝聘之

禮是故千里之内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内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内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内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内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内六歲一見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别義也然後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藻籍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

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為壇三成宫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别親疏外内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别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

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償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為之益習德行為之益修天子之命為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

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成邦國之貳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教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侯之喜致會以補諸侯之災天子之所撫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眺五歲徧

省七歲屬象胥喻言語計辭令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十有一歲建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十有二歲天子廵狩殷國是故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然後諸侯之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槁襘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欲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

戹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别異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是故諸侯附於德服於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為諸侯不行禮義不脩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

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政之法也

薛氏禮圖天子待五等諸侯禮數初入境上公則五積侯伯則四積子男則三積皆用牢出入同等上公三問侯伯再問子男一問皆用脯脩至國則致飱者客始至致小禮也飱有牢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也有庶羞公四十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有簠公十侯伯八子男六皆實稻粱也有豆公四十侯伯三十子男二十四皆實葅醢也有鉶羮公三十八侯伯二十

八子男十八也有壺酒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有簋黍稷器也公侯伯子男各十二朝訖致饔飧有牢公九侯伯七子男五也有米公百二十筥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也有醯醢公百二十甕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也有車米視生牢牢十車公則四十車侯伯三十車子男二十車也有車禾視死牢牢十車公五十車侯伯四十車子男三十車也有芻薪其數倍禾也乘禽公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

雙也殷膳太牢中又致膳謂之殷膳也公則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一饗一食一燕若有故不親饗食燕則以幣致之此王待諸侯之禮然也天子待孤卿以下禮數若大國之孤天子待之出入亦三積不問一勞其牢禮饗食及陳設之儀一如子男之禮自卿以下天子待之皆以其爵等為牢禮之數如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則飧太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太牢至陳設之儀皆如朝聘之禮然則

天子待卿以下積則卿出入二積大夫出入一積所以知其如此者諸侯之積視飧牽故大夫之積亦視飧牽也以上皆據從君為介之禮若不從君而特來聘問之卿大夫士天子待之亦與從君為介之禮同等也詳見周禮大行人及司儀掌客諸職　諸侯朝天子之禮始至天子之境先謁關人關人告王王使小行人迎勞於畿又使大夫致積及郊王使大行人服皮弁用璧以勞之諸侯亦服皮弁服受之諸侯儐

王使者用束帛乘馬及國天子賜館使司空致舍小
行人為承儐諸侯儐王使者亦用束帛乘馬乃致飱
春夏之時將朝之旦諸侯則服裨冕釋幣於禰遷主
各乘其所受上路以朝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
衆介衣服旌旗朝位遠近陳介各如命數而擯用命
數之强半天子迎公則宗伯為上擯小行人為承擯
嗇夫為末擯王時服衮冕乘金路建大旂在於門內
至擯受命請事傳承擯自擯而傳至介自介而傳至

公更報而下傳命既訖王乃乘車出門下車而揖之公則前至門外相揖而入三擯三介為之三相初出皐門之時三相俱入及庫門而止一相及廟門外之舍諸侯入於舍王則更迎侯伯迎侯伯竟更迎子男凡王出迎時公立當車軹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車衡則王出門下車時當車軫而立與王既迎訖則服皮弁服於路門外正朝當宁而立諸侯即服於舍服皮弁各執瑞玉至於朝諸公皆東面諸侯皆西面

伯子男從侯而朝序進授玉先盡同姓次及異姓也將授贄之時皆進當王前西北東面奠玉再拜稽首王命親授諸侯乃執玉而進王以冒玉合圭然後受之諸侯退再拜稽首授贄既訖各還其舍王更服衮冕至於廟中當扆而立諸侯各服裨冕一相而入以行享禮隨國所有分為三享王者之後三享皆以圭璋致之五等諸侯三享皆以壁琮致之致享之禮王但撫之諸侯自授於宰先行王禮然後乃行后禮若

秋冬之時將朝之旦諸侯皆乘墨車而至於大門之外王不迎直陳擯介上擯自與諸侯相接傳命更至廟門之舍蓋諸侯前期皆受舍於廟門之外也王服衮當依而立受朝享之禮諸侯入門右皆奠玉再拜王命時受之諸侯更取玉升堂致命王親受諸侯降堂又再拜稽首王迎升然後行三享之禮王皆撫之諸侯降堂自授王率如朝宗之法惟乘墨車天子不下堂而迎朝享幷受於廟爲異於朝宗也諸侯行朝

享既訖王使宗伯以圭瓚酌欝鬯祼賓王拜送之次后亦使宗伯以璋瓚亞祼賓后拜送之公於是酢王不酢后所謂王禮再祼而酢也侯伯則王使宗伯一祼侯伯則酢王后不祼也子男則一祼不酢禮畢還館諸公卿皆就館見之若有功者天子賜之車服皆使公卿就館致之諸侯儐使者亦以束帛乘馬致饔餼於館諸侯亦以束帛乘馬儐使者夕則后致饔餼之禮後日王速賓來就廟中行饗食燕之禮饗食燕

既訖乃還王致贈郊送加勞之禮送之至境凡諸侯當朝之歲有故不得朝則遣世子來朝若已誓於天子者則禮下其君一等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也若無世子則使孤孤之禮與子男同所異者立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而已無孤者則使卿如聘禮也

蕙田案孔仲達曲禮疏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其說與薛氏異未詳孰

是

五禮通考卷二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二百二十二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賓禮三

天子受諸侯覲

儀禮覲禮 鄭目録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惟此存爾覲禮於五禮屬賓

蕙田案敖氏謂此篇言同姓大國之君入覲

於王之禮初無四時之别與周官秋見曰覲之意異此説非也四時之朝宗覲遇散文言之皆得名朝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春秋五月公朝於王所是也朝又可名覲詩韓侯初立來朝曰韓侯入覲春秋傳晉侯朝王稱出入三覲是也其不云宗遇者鄭氏謂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故以朝覲為大名也對文言之則當依當宁在朝在廟其禮固區

以別矣傳記舉其一偏故朝覲可以通言儀禮記其節目故朝宗覲遇不可以不辨盛世佐云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已見於朝禮故略之也禮經之逸者多矣執此區區之僅存者而謂其所不見者皆無是禮也豈通論哉此言得之

覲禮至於郊注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

張氏爾岐曰此下言侯氏入覲初至之事至郊則郊勞至國則賜舍凡二節

欽定義疏王畿千里王城居中畿面各五百里界首置關面各三關凡十二關司關掌之侯氏之來也君先與卿圖事遂戒宰書幣夕陳幣設監守太子曰監國諸侯之兄弟曰處守乃告於祖奠於禰告於社稷山川之神君行卿大夫士介從師從奉主車祖祭而出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過他邦則假道至於關敂關人而司關為之告焉由二百里內之遂及百里之遠郊至五十里之近郊中間如遂人遺人委人各為之

委積掌訝環人野廬氏各為之聚㰀而凡王官各贍其事聘禮賓在國受命啓行過邦入境具詳此從至于郊始見者文略也抑諸侯適天子尚有他篇其禮文可以互見而今逸之與

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

注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郊舍狹寡為帷宫以受勞掌舍職曰為帷宫設旌門　疏案大行人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則五等同有畿勞其子男惟有此一勞而已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

又加近郊勞此云近郊據上公而言案玉人職云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注云夫人謂王后此文不見者以聘禮於聘客王國夫人尚有勞以二竹簋方明后亦有略言王勞不言后文不具也聘禮亦受勞于館不為帷宮者彼臣禮卿行旅從徒衆少故在館此諸侯禮君行師從徒衆多故於帷宮

敖氏繼公曰勞而用璧以為信天子於諸侯之禮也璧無束帛別於享禮且為其當還之也

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　注不答拜者為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　疏以帷宮無堂可升故知升者升壇也

敖氏繼公曰使者不讓則侯氏不先讓可知侯氏不讓者以使者尊當先升而不敢讓之也其降拜於階間北面升就使者北面訝受之

蕙田案侯氏受玉之位當在西面與使者相並下云使者左還而立是使者于授玉之後方南面明是時猶東面也敖氏以為北面訝受之非是

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注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已俟之也還玉重禮　疏直云使者左還不

云拜送玉者凡奉命使皆不拜送若身自致者乃拜送

蔡氏德晉曰前降拜受玉也後降拜送玉也

儐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儐氏與之讓升儐氏先升授几儐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

注儐氏先升賓禮統焉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

疏聘禮卿勞受儐不設几者諸侯之卿卑不與此同也几不可設於地明有席聘禮受聘云几筵既設是几筵相將

敖氏繼公曰有司既布席儐氏乃出止使者止其去也且迎而欲儐之使者亦禮辭許儐氏揖先入使者乃入也既入不言三揖者如上禮可知讓升儐氏與使者三讓而先升使事既畢則行賓主禮也

楊氏復曰今案几布席設几皆在西北位此帷宫恐亦當然

欽定義疏聘禮郊勞勞者出授老幣出迎勞者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鄰國之卿體敵猶出迎勞者侯氏於王命出迎可知蓋是時上介先出止之侯氏隨出迎之經故云侯氏乃止使者疏謂侯氏不出蓋誤此几席其莞筵紛純彤几與

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

注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于其階　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於門外

再拜侯氏遂從之注騑馬曰驂左驂設在西者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於外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疏陳四馬與人以西為上聘禮禮賓時賓執左馬以出此亦以左驂出故知左驂設在西也

敖氏繼公曰四馬象在車前故西者曰左驂駕車之馬兩服居中兩驂在傍

郝氏敬曰左驂庭實四馬最西一馬也馬首北以西為左

高氏愈曰遂從之者以天子勞使既至故不敢即安而急趨王所也

蕙田案以上郊勞

天子賜舍注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為

承擯令文賜作錫　疏聘禮賓至於朝君使卿致館此不言致館言賜舍者天子尊極也聘禮致館賓主人各擯介故知此亦陳擯介必知使小行人為承擯者案小行人云及郊勞眂館將幣為承而擯是其義也

李氏如圭曰聘禮賓至即欲受之者主人之禮覲禮且使即安者君上之惠

曰伯父女順命於王所賜伯父舍　注此使者致館辭　疏此及下經皆云伯父謂同姓大國舉同姓大國則同姓小國及異姓之國禮不殊也

欽定義疏上文侯氏遂從之蓋從使者至朝告至也與聘禮勞者遂以賓入至於朝同其時天子即降賜舍之命於是小行人帥至於館而司空乃宣是命辭焉

聘禮曰大夫帥至於館卿致館其義例可推也

儐氏再拜稽首注受館

敖氏繼公曰不著其所是於舍門外也使者東面致命儐氏西面聽命既則北面拜

儐之束帛乘馬注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儐氏受館於外既則儐使者於內

敖氏繼公曰儐氏於使者亦有迎送之拜不言者文略耳下於大夫戒之禮亦然

方氏苞曰此下當有設飧之禮及期儐氏有展幣之禮以皆前見故文不具

蕙田案以上賜舍

天子使大夫戒曰其日伯父帥乃初事注大夫者卿為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戒猶告也其為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也侯氏再拜稽首注受覲日也

張氏爾岐曰此下言將覲之事王使人告覲期諸侯先朝受次於廟凡二事帥乃初事者遵循朝覲之舊典也

蕙田案以上戒日

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注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云宗人受次次以

帷少退於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為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　疏春夏受贄於朝無迎法受享于廟有迎禮秋冬受贄受享皆在廟並無迎法是以大門外無位既受覲于廟故在廟門外受次天子春夏受享諸侯相朝聘迎賓客者皆有外次即聘禮記宗人受次是也有外次于大門外者則無廟門外之內次天子覲遇在廟者有廟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此文是也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彼諸侯皆北面不辨同姓異姓與此不同者此謂廟門外為位時彼謂入見

天子耳

李氏心傳曰受舍於朝所謂外朝也

欽定義疏受舍於朝其地當在臯門以內庫門以外屬外朝之東西一以來覲者衆餘地能容一以賓車不入大門下行為近也若廟外則覲日陳擯介又諸侯亦當有從臣執幣馬者在焉占地多矣且覲尚嚴廟外宜肅茍盡張次於此儀衛紛闐非所以為敬也受舍之舍與賜舍之舍别賜舍之舍館舍也有屋宇蓋司空之屬掌之受舍之舍次舍也以帷幕天官之屬掌之

蕙田案經云受舍於朝則以為在外朝者得之注疏謂在廟門外疑非

又案以上受舍於朝

侯氏裨冕釋幣於禰注將覲質明時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覲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於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

陳氏祥道曰聘賓釋幣於廟故舉幣而埋之侯氏釋幣於行主故舉幣而藏之

郝氏敬曰古者大事出奉其廟主行有事則告裨猶副也天子衮冕為正諸侯以下冕服為副天子受覲於廟所以昭先烈也諸侯入覲告禰所以率先職也

張氏爾岐曰此下至升成拜降出備言入覲之事質明先以將覲告行主乃入覲以瑞玉為贄次行三享次肉袒請罪凡三節王勞之乃出裨冕者上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也案玉藻諸侯元冕以祭不得服衮冕以下而此裨冕釋幣于禰者以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之也

盛氏世佐曰上公衮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皆其上服也而謂之裨裨者據王而言猶記以金路以下為偏駕也玉藻亦云諸侯元冕以祭裨冕以朝是三禮所言合矣侯氏裨冕為將朝也釋幣則因事而服之耳故與正祭異也諸侯于其國雖祭不得服其上服惟於朝天子及助祭之時服之而教氏

又謂當服其次則上服更何所服之乎其說蓋不可通矣禰注以為遷廟主據曾子問而言也但彼所云乃天子巡守之禮諸侯述職無明文故敖氏直以為考據經而斷近得其實當從之

蕙田案以上釋幣於禰

乘墨車載龍旗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 注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縿之弓也弓衣曰韣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為六色 疏爾雅說旌旂正幅為縿故以此弧弓張縿之兩幅也月令云帶以弓韣韣是弓衣可知

敖氏繼公曰乘墨車屈也載龍旂不沒其實也晉韓宣子聘於周自稱曰士大國之卿自比天子之士則

其君自比於大夫宜也

盛氏世佐曰凡旌旗之屬皆有弧以張縿弧上又畫枉矢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是也龍旂弧韣載之於車以為飾也龍旂象文德也載弧不忘武備也于龍旂則張之弧則韜之以韣是矢其文德雖有武備而不用也一車飾也而先王之寓意深矣

欽定義疏墨車自士昏乗之為攝盛自入覲乗之則為屈交龍之旂五等所同殊數則異弧以張縿必備韣者為將斂也聘禮旜有張斂此亦然與

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注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

威也斧謂之黼几玉几也左右者優至尊也其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疏爾雅牖戸之間謂之扆以屏風為斧文置于依地緌赤也素白也漢時屏風以緌素為之象古者白黑斧文故鄭以漢法為況周禮司几筵云左右玉几注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又太宰云贊玉几注云立而設几優尊者但几惟須其一又几坐時所以憑依今左右及立兩設之皆是優至尊也兩注相兼乃具

郝氏敬曰神几尚右人几尚左左右兼設以安至尊為神人共主也

天子衮冕負斧依　注衮衣者裨之上也繢之繡之為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　疏負謂背之南面也

嗇夫承命告於天子　注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為末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

擯者三人皆宗伯為上擯疏周禮司儀職兩諸侯相朝皆為交擯此諸侯見天子亦交擯可知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向南門西陳介從南向北各自為上下嗇夫承命告於天子天子則命先從侯氏出下文天子得命呼之而入命又從天子下至侯氏即令入此覲遇之禮略惟有此一辭而已司儀云交擯三辭者據諸侯自相見於大門外法其天子春夏受享於廟見於大門外亦可交擯三辭矣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為承擯故小行人職云將幣為承而擯此文嗇夫為末擯若子男三擯此則足矣若侯伯四擯別增一士上公五擯更別增二士若時會殷同則肆師為承擯

欽定義疏廟在庫門內之左將覲質明時侯氏至外朝下車入次侯王入廟升堂負斧依而立然後侯氏入

庫門而左至於廟門外棲西塾東面乃襲執玉擯介既設於是嗇夫乃承傧氏請覲之命於下介遞傳而上上擯入告天子經云嗇夫承命告於天子乃約其儀以為文嗇夫未必得入廟也

蕙田案周禮五官無嗇夫故鄭疑為司空之屬考之漢書上林虎圈有嗇夫百官表縣置嗇夫漢去古未遠其職雖不盡同而官名相因必有自矣夏書嗇夫馳見於古文胤征篇

則其為天子之官無疑敖氏以嗇夫為大夫之誤盛氏則以嗇夫為諸侯之末介二說似皆未然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注言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美之辭也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今文實作寔嘉作賀

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注入門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

欽定義疏聘禮從賔道者皆入門左聘與享是也從臣道者皆入門右賔介私覿是也儐氏初入門執臣道故右也

擯者謁注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賔客也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

欽定義疏經止稱擯者注知為上擯者以聘禮擯者之為上擯決之也然則承擯以下其亦在門内之東負東塾而立與

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

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注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拜稽

首送玉也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疏侯氏得擯者之告坐取圭即言升致命無出門之文明知遂向門左從

左堂塗升自西階致命也從後詔禮曰延者以其賓升堂擯者不升

敖氏繼公曰拜于西階東別于內臣也侯氏既成拜宰乃受玉以東是時王于侯氏之拜皆不荅所以見

至尊之義也

欽定義疏坐取圭而遂左者賓禮也以擯者謁而天子辭之故也王既受玉以授宰則裼侯氏出則亦裼而

奉束帛加璧以享矣

蕙田案以上覲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注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于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惟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　疏三牲魚腊籩豆之實以下皆禮器文彼諸侯國為王祫祭而致之與此因覲致之同云璧帛致之者據享天子而言若享后即用琮錦但三享在庭分為三段一度致之據三享而言非謂三度致之為皆也

蕙田案鄭氏破四享為三享據大行人職而

言先儒皆從之獨郝仲輿以為四享者諸侯
五等子男同等故四也案五等諸侯雖入覲
同時受之必有先後且三享庭實甚多若五
等諸侯之享禮一時並陳恐廟庭亦不能容
郝說殊誤

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

注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為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 疏中庭南北之中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其三享同陳須入庭深設之故也

敖氏繼公曰匹馬卓上謂以一馬卓然居前而先行明其入不與九馬相屬也此奠幣蓋於入門左之位郝氏敬曰特出曰卓一馬中庭卓立九馬羅列於後先進者從西以次幷列而東故曰西上

蕙田案卓字之義當以敖氏郝氏為長周禮校人職云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齊其色此侯氏享禮之馬亦當然注疏以卓為素的疑非也但敖氏謂一馬卓然居前者據初入門而言及其陳於中庭仍與九馬並列而居左故下文以馬出授人解為左馬非匹

馬一行九馬别為一行也

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注亦言王欲將受之

蕙田案受覲聽事所稱天子之命皆擯者述之彼云天子此云擯者彼此互見為義

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注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王不使人受馬者至於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　疏幣即束帛加璧并玉言幣故小行人合六幣皮馬與玉皆為幣宰即太宰太宰主幣周禮太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賛玉幣玉獻玉几

玉爵注云助王受此四者是也春夏受贄於朝雖無迎法王猶在朝至受享又迎之而稱賓主覲禮受享皆無迎法不下堂而見諸侯巳是王尊臣卑王猶親受其玉至於三享使自執其馬王不使人受之於庭是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也諸侯覲天子享天子詑亦當有幣問公卿大夫隱七年左氏傳云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是也

敖氏繼公曰西階前拜送幣者非其正位以欲執馬由便也擯者不延之以升變於授圭時也馬左馬也侯氏親以左馬出敬之至也王臣不於內受馬者無以為節亦至尊之禮異也

事畢　注三享詑

方氏苞曰三享詑宜更享后王后之禮事多以大宗伯攝文不具

蒐田案三事者以庭實分為三耳經無三次受事之文鄭氏於受事事畢注云三事訖知三事實止一事也敖氏以為經所見者初事之儀其次二事空其文者非

又案以上事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注右肉袒者刑宜施于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也　疏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者加得字解之當云告王以國所用者有得罪之事

郝氏敬曰聽事猶言待罪告告擯者

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

注謁告寧安也乃猶汝也

朱子曰周禮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葢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也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

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

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注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之也天子外屏勞之勞其道勞也疏以屏外不見天子為隱向者右袒今王辭以無事故宜襲也

欽定義疏執圭行禮時王與侯氏授玉受玉皆襲過此而享則裼矣以裼乃其常也此裼襲相對者也侯氏請事則袒天子辭之而出則襲此袒襲相對者也雖襲猶裼自若也亦以裼乃其常也

蕙田案以上侯氏聽事天子勞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於外門外再拜注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鷩也毳也古文曰迎于門外也 疏案周禮巾車掌五路玉路以祀尊之不賜諸侯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鄭云同姓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賜魯侯鄭伯服則衮冕得乘金路以下與上公同則太公與杞宋雖異姓服衮冕乘金路矣異姓謂甥舅之國與王有親者得乘象路異姓侯伯同姓子男皆乘象路以下四衛謂要服以內庶姓與王無親者自侯伯子男皆乘革路以下蕃國據外為總名皆乘木路而已司服上陳王之吉服有九下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也

敖氏繼公曰門外舍門外也案聘禮舍惟一門此今文雖有外門外之文然以行禮之節求之無二門之

徵且以古文為正

張氏爾岐曰自此至乃歸皆言王賜禮侯氏之事

蕙田案敖君善謂舍無二門宜從古文此說是也今文蓋衍一外字

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 注路謂車也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 疏鄭注周禮云路大也君之居以大為名是以云路寢路門之等

敖氏繼公曰路車一而已乃云西上者以其與馬同設也四馬設於車東異於駕也

諸公奉篚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

注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于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為氏也　疏言諸非一之義以諸侯來覲者衆各傳一館故命諸公分往賜之周公右王左傳晉祁奚語引之者證太史是右是佐公而在公右之義也太史畀始時隨公後升訖公東面太史於是乃居公右而亞東面以宣王命也

敖氏繼公曰置服於篚故謂之篚服命書若文侯之命之類是也此不言揖讓之禮如勞可知

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注讀王命書也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注受命

敖氏繼公曰是時侯氏升降自阼階故拜于兩階之間不于階東者拜至尊之命宜異于常禮也

升成拜 注太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耋老毋下拜此辭之類 疏彼以齊侯年老故未降已辭此下拜禮也故降拜乃辭之彼齊侯不升成拜者亦以年老故也

盛氏世佐曰升成拜以公辭之故也不言公辭文省既拜于下乃辭禮之正也春秋傳齊侯未下拜宰孔辭之待以殊禮也既不復成拜于上者謙不敢貪天子之命也故與此異敖氏以為不辭而升成拜者非

蕙田案盛氏駁敖君善不辭之說極當但鄭注謂太史辭之盛氏謂公辭之案上文述王命者太史則此辭侯氏者亦必太史也盛說

似非

太史加書於服上侯氏受注受箧服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注既云拜送乃言儐使者以勞有成禮略而遂言

張氏爾岐曰使者瀌公與太史而言儐使者在拜送前乃于送後略言之者以前郊勞時已詳載成禮故略言已足也

蕙田案以上賜車服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

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注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 疏周禮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注云大曰邦小曰國彼對文則例散文則通故以大國言國小國言邦也

蕙田案此條賈疏稱伯父叔父不要同姓爲定引下曲禮東西二伯不問同姓異姓皆稱伯父與曲禮之文顯相違反傳記亦絶無稱異姓伯父之事其謬甚矣義疏引賈氏疏則云下曲禮東西二伯同姓稱伯父異姓稱伯舅州牧同姓稱叔父異姓稱叔舅與此異但

徧檢南北雍本閩本汲古閣本及内府新刊本皆不然未識何所據也

又案以上諸侯稱謂

饗禮乃歸注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　疏掌客五等饗食燕三者具有今饗下有禮故以禮為食燕也變食燕而言禮見王有故不親食燕則以禮幣致之直言饗見王無故親饗之若有故亦以酬幣之禮致之食燕云禮見王有故以侑幣之禮致之亦宜有王無故親食燕故云互文也

欽定義疏聘禮饗食燕之外有羞有獻周官庖人職共

賓客之禽獻則王於覲賓亦有羞獻可知聘禮有大夫享食有還玉有賄有贈此皆當有之文不具耳雖詩言相予肆祀載見詩言率見昭考則羣后入覲者當祭則無不與而二王之後宜為長賓也考工梓人職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地官牛人春官鎛師眡瞭典庸器夏官小臣諸職於賓射胥有事焉則天子有與諸侯賓射之禮蓋又别於燕射但或舉或不舉非若饗食燕之有常耳侯氏既覲而歸則告於祖禰社

禋山川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

蕙田案以上饗禮

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有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為埒以象牆壁也為宮者于國外春會同則于東方夏會同則于南方秋會同則于西方冬會同則于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王廵狩至于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

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　疏案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狩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遍若如注則時會殷同亦有朝覲在廟假令當方諸侯有不順服則順服者皆來朝王其中若當朝之歲者自於廟朝覲若不當朝之歲者當在壇朝十二年王不巡守則殷朝六服之內若當歲者即在廟其餘在壇朝故鄭言既朝覲乃為壇于國外也朝事儀未在壇朝而先言帥諸侯拜日亦謂帥已朝者諸侯而言也四方之壇並宜在西郊之內以其拜日之等于近郊退來就壇明壇在近郊之內但去城不知遠近或四方皆依成數東方八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四方此

其定分南鄉見諸侯者王在堂上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奠玉拜皆升堂授玉乃降也

張氏爾岐曰自此至篇末皆言時會殷同及王廵守為壇而見諸侯之事

盛氏世佐曰此下言諸侯入覲而天子率之以祀羣神也既分覲之又總會之所以固其志也為宮掌舍職也司儀主令之四門所謂旁一門也壇有十二尋者謂其下等也壇凡三等上有堂以祀方明幷王立之所方二丈四尺堂下每等加廣二丈四尺上等方四丈八尺中等方七丈二尺下等則方九丈六尺矣每等高一尺堂亦高一尺從堂視下深四尺也

蕙田案諸侯會同為宮方三百步六尺為步則方二百二十五尋也壇方十二尋居宮之

中央壇上設方明及天子所立斧依之位諸
侯升成拜亦於是焉壇三成成崇一尺廣皆
尋有四尺上等長六尋諸公拜位在焉中等
長九尋侯伯拜位在焉下等長十有二尋子
男拜位在焉壇之下距壝門一百六尋有四
尺則公侯伯子男立位在焉上介奉旂而置
於宮者是也諸公位中階最近前侯東階伯
西階稍次之諸子門東諸男門西最遠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黄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注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黄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

敖氏繼公曰設六色以象天地四方之色也設六玉為祀時以此禮之

張氏爾岐曰方明之制合六木而為之上下四方各異色刻木為陷而飾以玉蓋以一物而象上下四方之神非六物也

盛氏世佐曰六色設之於木上六圭則分方而置諸其側以禮神也上從南下從北注云刻木而著之恐

非是

蕙田案方明蓋一木隨其方色而飾之張氏以為合六木為之非也其設六玉鄭氏注刻其木而著之賈疏以為刻木安於中考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鄭注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也此經四方禮神用珪璋琥璜正與彼同惟上圭下璧為異所以然者天地至尊避璧琮不用禮從殺也四方里

無嫌故從同也祀方明亦宜以玉薦於神坐明矣先儒以上下之位不順故為刻木之說但傳記別無所據盛氏謂上從南下從北則於禮神之方位仍屬無礙較舊說為長矣

又案六色先東南西北而後上下六玉先上下而後南西北東變文無義例也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注置於宮者建之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

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皆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尚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古文尚作上䟽上介奉君旂置於宮前期一日可也公侯就旂據臨朝之時也此旂與在軍𢼸幟同皆以尺易刃小而為之中階之前已下皆朝事儀明堂位文朝事儀論會同之事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不在宗廟皆與此同也二伯帥諸侯初入宮或左或右皆北面立定乃始各就其旂而立王乃降南面見之而揖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令王降者以在壇會同相見與覲異故也

盛氏世佐曰尚上通上左者據王而言也王南鄉以東為左故諸公北面者東上諸侯在諸伯之東諸子在諸男之東是皆以左為上也

蕙田案禮入門以東為右出以東為左覲禮侯氏入門右謂門東也此經云尚左據王南鄉而言與彼不同盛氏之說可以羽翼註疏矣敖氏謂五等之位自西而東皆北面為一列與大戴禮朝事義相違不可從

四傳擯注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是以記之云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使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

侯初入門王宮之伯帥之耳疏公侯伯面位同故各自設擯子男雖隔門相去近又同北面東上故共一位設擯上經諸侯各就其旂而立乃去四傳擯則在諸侯之北故知至庭乃設擯

張氏爾岐曰據注疏推其次第上介先期置旂質明王帥諸侯拜日東郊反祀方明二伯帥諸侯入壝門左右立王降階南鄉三揖諸侯各就其旂而立乃傳擯執瑞玉以覲璧帛以享請事勞皆如前經所陳也

蕙田案注云請事即上經告聽事也賈疏以為侯氏奠圭擯者請侯氏王欲親受之似非

盛氏世佐曰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謂交擯法也此合諸侯于壇用傳擯法與交擯異其人數未聞傳擯者擯者擯者傳告五等諸侯使之各以其幣升壇覲王也

欽定義疏於壇受覲王位亦當設斧依南鄉此時方明其在斧依之北與王位當有帷幕帟綬幕人共之掌次張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其此時與

蕙田案四傳擯敖氏以為一朝三享皆傳擯辭使之升拜故曰四也但覲禮三享無升成拜之文且三享者分庭實為三非有三次不得并朝為四也其升成拜之位聶氏敖氏謂在奠玉之處考覲禮升拜並不在奠圭之所

奠圭階下也升拜堂上也此壇上亦有堂則其升堂可知不得仍在奠玉之處也其升堂致命而降拜則當在奠玉之位注云降拜於下等即指司儀三等拜位而言聶氏敎氏謂降拜於地亦非也司儀賈疏又謂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蓋誤解鄭氏下等之說其實不然也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上為龍大旂太常也王建太常縿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于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疏自此盡西門外論將見諸侯先禮日月山川之事朝事儀直有朝日禮畢退見諸侯此覲禮祀方明禮畢乃朝諸侯不同者以其邦國有疑則有盟事朝日既畢乃祀方明於壇祀方明禮畢退去方明於

下天子乃升壇與諸侯相見朝禮既畢乃更加方明於壇與諸侯行盟誓之禮若邦國無疑王帥諸侯朝日而已無祀方明之事司盟云詔明神不言方明此文直言方明不言明神鄭以義約爲一事故言乎以疑之

教氏繼公曰載大旂者以拜日及祀方明也巾車職曰玉路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此載大常則乘玉路矣東門即此宫之東門也

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 注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容祀也禮月于北郊者月太陰之精以爲地神也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之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 疏變拜言禮者言拜無祀祀則兼拜

蕙田案此疏鄭注容祀之義本或作客祀者傳寫之誤耳張爾岐乃謂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不在其處但於此致敬故云客祀鑿矣觀彖案疏變拜言禮者言拜無祀祀則兼拜此解容字義甚明因諸本容字誤作客字而張氏乃竟作主客之客解豈未嘗見此疏耶

敖氏繼公曰不言祀者以異於正祭變其文耳此三禮者皆與上事相屬而舉之天子廵守有懷柔百神望秩山川之禮此諸侯以天子不廵守之故而來覲故天子亦略修祀事以放廵守之禮云

方氏苞曰春夏陽故皆禮日秋冬陰故禮嶽瀆山川

蕙田案注疏以春會同拜日於東門外夏禮日於南門外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冬禮月於北門外以四方分配四時其反祀方明則一也上言拜此言禮互文也敖氏謂此三禮者皆與上事相屬則是於拜日祀方明之後復舉之後儒多從其說然既拜日東門外又禮日南門外一事而再祭毋乃數而瀆乎

當以注疏爲是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注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揭其著明者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於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乃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五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 疏王制曰王巡守至於岱宗柴彼注以爲告至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注爲考績燔燎柴此文爲祭日柴不同者但巡守至岱宗之下有此三種之柴告至訖別有考績皆正祭之神別有祭日

以為方明之主尚書與王制并此文唯有柴之文故注不同互見為義明皆有

陳氏祥道曰經言祭天而鄭言祭日經言祭地而鄭言祭月且方明以象上下四方而經傳凡言主盟者多稱神明曰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齊語桓公約誓於上下神祇則諸侯之盟非特指山川也鄭氏謂王之盟主日諸侯主山川王官之伯主月其說無據

敖氏繼公曰謂以此四事用其祭物也祭物者謂牲幣之屬燔柴者置之于積柴之上而燔之升謂縣之瘞埋也此皆順其性而為之蓋因上文遂并言正祭之法以明所謂禮者興於此也

張氏爾岐曰此言天子巡守四岳各隨方向祭之以為盟主於山言升於川言沈是就其處而舉此禮故知是王者巡守之事鄭前注云王巡守於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為此經設也

蕙田案此經自諸侯覲於天子以下論會同之禮此條謂王廵守覲諸侯之禮也王廵守諸侯來覲為壇壝宫加方明四傳擯皆與時會殷同之儀同但會同則有拜日及禮日月山川丘陵四瀆而已廵守則祭天地其禮尤大故特記之尚書曰歲二月東廵守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后王制曰歲二月東廵守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郊特牲曰天子適四方

先柴此廵守祭天與山川之明文經傳雖不言祭地然有柴又有望則有瘞從可知鄭氏據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因謂燔柴祭日瘞祭月但周禮禋祀實柴槱燎三者自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同之謂日月皆燔柴則可謂祭日燔柴祭月瘞則不可以祭月為瘞者鄭之臆說也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燔

柴與瘞自是巡守告祭天地之禮非祭日月以為司盟之神不得與方明牽合為一且日月天神非地示也祭天可以主日祭地必不可以主月祭天則日月從祀據祭義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言祭天可以包日月不得祭日月而冒天地之稱也王制鄭注以柴為祭天告至其說最當賈氏遂以為巡守有三種之柴則彌縫注家而失之者也

蕙田案以上大朝覲之禮

記几俟於東箱注王即席乃設之也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

敖氏繼公曰經云設斧依于戸牖之間左右几乃云天子衮冕負斧依則是天子登席于既設几之後也此云几俟于東箱其指未設几之前而言與

蕙田案此記几

偏駕不入王門注在旁與已同曰偏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　疏周禮巾車掌王五輅玉輅以祀不賜諸侯金輅以賓同姓以封象輅以朝異姓以封革輅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輅以田以封蕃國此玉輅者天子所乘為正

四輅者諸侯乘之為偏

敖氏繼公曰言此者明唯王車乃入王門也凡非王車皆謂之偏駕

蕙田案此記車

奠圭於繅上注謂釋于地也疏侯氏入門右奠圭時當以繅藉承之乃釋于地

欽定義疏此謂初執圭時斂繅繫組以入至入門右坐奠時乃開繅而奠於其上以相變為文也然則擯者謁而侯氏取圭以升亦當屈繅而斂之及升堂致命乃垂繅開之以授王與王授玉亦斂之乃以授宰然

則惟正行禮授受時方從執之其自外而入自下而
升皆卧執之也

蕙田案此記奠圭

右儀禮覲禮

五禮通考卷二百二十二